

从15岁到23岁，

陆琛横穿了

楚洛的整个青春。



# 在世界尽头等你

Waiting for you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他在世界尽头举着八克拉钻戒  
许她一生一世，

却在婚礼前夕离她而去，另娶他人。

分手后，楚洛有过九任男朋友，  
可越努力越难忘，九任男友没有哪一个不像他。

铁扇公子  
〔著〕

这一年，她又来到乌斯怀亚，终于决定跟过去的自己告别……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铁扇公子  
著  
works

# 在世界 尽头等你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世界尽头等你 / 铁扇公子著.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518-1690-8

I. ①在… II. ①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87455号

## 在世界尽头等你

铁扇公子 著

出品 大周互娱  
总策划 周政  
总监制 杨翔森 曾筱佳  
编辑总监 调调 小狸  
责任编辑 王怡晨  
特约编辑 月饼殿 小鱼 周也兰  
封面设计 刘春瑶  
版式设计 刘春瑶  
封面绘制 黄小花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5  
字数 309千字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690-8  
定 价 34.8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 目录

CONTENTS  
在世界尽头等你

## Chapter 1

- 001 / 时隔五年，故人再次入梦来

## Chapter 2

- 015 / 这九个男人，有一个不像陆琛？

## Chapter 3

- 028 / 楚洛只怕是再也等不到他了

## Chapter 4

- 034 / 乌斯怀亚灯塔，拥抱全世界的伤心人

## Chapter 5

- 047 / 要不你过完生日再跳塔？

## Chapter 6

- 061 / 此之砒霜，彼之蜜糖

## Chapter 7

- 076 / 告诉陆琛，我姓樊，我是他弟弟

## Chapter 8

- 088 / 你这么爱她，她却一点也不知道

## Chapter 9

- 104 / 糖糖你好，我是小瓜

## Chapter 10

- 122 / 我一直爱你，比你知晓的还要久

## Chapter 11

- 136 / 怎么会有人那样伤害她呢？

## Chapter 12

- 153 / 居然是这个这么可笑的原因

## Chapter 13

- 172 / 哪怕你把我当成替身也没关系

## Chapter 14

- 190 / 你给不给我发爱的号码牌？

## Chapter 15

- 205 / 你说他不能保护我，那你呢？

## Chapter 16

- 222 / 我随口说说而已，你做人怎么这么认真？

## Chapter 17

- 236 / 楚洛你还过不过日子了！

## Chapter 18

- 253 / 江宁，我想要圆满一点

## Chapter 19

- 266 / 最动人的时光，未必地老天荒

## 番外1

- 293 / 青梅竹马

## 番外2

- 297 / “糖橙”小剧场

## Chapter 1



时隔五年，故人再次入梦来

“有人认为爱是性，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但你知道我怎么想吗？我觉得爱是想触碰又收回手。”

时隔多年，楚洛再次梦见故人。

堂姐江慧推开房间门，探头问：“妆化好没？迎亲的车队已经到楼下了！”

化妆师刚帮楚洛固定好头纱，她便提着裙子急急地站起来：“就下去就下去！”

此言一出，房间里的女眷们便哄地一下笑起来。江慧也走过来，按着她的肩膀让她坐下，一脸的恨铁不成钢：“还没嫁出去胳膊肘就往外拐了，你给我老老实在这儿坐着！”

“对呀，对呀。”鹿小萌也帮腔道，“今天我们可是设了九道关卡，没过关别想接到新娘子！”

听见那三个字的称呼，楚洛心里甜蜜，但又有点担心，她咬唇道：“你们……你们不要太为难他啦，意思意思就行。”

江慧翻了个白眼：“看你这点出息，我们还能把你家陆琛给吃了？”

“就没出息！”楚洛满脸的理所应当，“我自己的老公，我当然要心疼！”

楚洛是家里小辈中第一个成家的，此刻家中的女眷和好友都聚在她房间里，给门外的接亲团出难题。

江慧蔫儿坏，想着法出难题：“门口有密码箱，密码是新娘子的三围，先把箱

子打开。”

楚洛在旁边听见，小声惊呼：“江慧你变态！”

江慧瞪她一眼，没当回事：“考验考验他。”

好在这并未难倒陆琛，隔着门，楚洛听见他对伴郎团道：“都转过身去。”然后伴随着“嘀嘀”几下按键声，传来密码箱开启的声音。

江慧乐不可支：“他可真行，居然知道。”

然后是伴郎的惊呼：“这纸上都是什么？八十八个问题？”

鹿小萌捂嘴笑，隔着门道：“上面八十八个问题，答错一个都不准进门。”

好在陆琛很镇定。

“第一次见面……是她小学三年级的暑假。”

“那天她穿的是……粉裙子。”

“……那个时候还没想法。”

……

“是上个月在乌斯怀亚的时候，求婚戒指是八克拉。”

“上一次接吻……前天送她回家的时候。”

“上一次……床……”

最后一个问题实在有些少儿不宜……陆琛迟疑着沉默了。

楚洛猜到那问题是什么，当下就气鼓鼓地瞪江慧：“你个污婆！”说着她挤开女眷们，把房间门锁打开。

女眷们纷纷尖叫起来——

“楚洛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

“啊啊啊，受不了你了！”

“叛徒！我们之中出了个叛徒！”

门外的伴郎团一拥而入，女眷们的惊呼声被淹没在男人的欢呼声里。

那样多的人里，楚洛一眼就看见了陆琛。

她的陆琛，在人群里永远闪闪发光。

楚洛笑得嘴都合不拢，她知道自己这样太傻气，可是忍不住。

陆琛一个公主抱将她打横抱起来走出房间，下楼的时候附在她耳边低声笑道：“这是我见过最漂亮的新娘子。”

楚洛紧紧攀着他的脖子，亲了亲他的耳朵，鼻间是熟悉的他的味道。

她笑得甜蜜：“帅哥你也是！我不要我男朋友，跟你私奔好不好？”

婚礼就在城中的凯宾斯基举行，楚洛被簇拥着带到酒店的休息室，陆琛亲一亲她，十分温柔：“婚礼半小时后开始，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外面应酬。”

“好，你去吧。”她嘴里虽然这样说，但仍恋恋不舍地望着他。

江蕙受不了这俩人的肉麻劲儿，于是对楚洛说：“鼻子这儿有点掉粉。”

楚洛闻言扭头看镜子，江蕙赶紧推一推陆琛：“你出去吧，我在这陪着她。”

造型师给楚洛补好妆，又帮她重新固定了头纱。

外面的动静渐渐小下来，楚洛扭头问江蕙：“几点了？我们是不是该出去了？”

“别担心，时间到了有人来叫咱们。”江蕙看了眼手表，也觉得不对劲起来，“哎？时间过了呀……你在这别动，我出去看看。”

楚洛手心出汗，不知为何有点紧张。

她坐着等了一会儿，见江蕙去而不返，心里觉得蹊跷，索性站起身，提着裙子往休息室外走去。

外面静悄悄的，她一路走到会场，才发现那里已经打起了灯光，宾客已经入座。台上婚礼仪式早已开始，正举行到交换戒指的环节。

她站在台下黑暗处，怔怔地望着台上灯光映照下的两人。

陆琛和另一个全然陌生的女人。

陆琛从身侧伴郎的手里接过戒指，正要往那个女人的手指上套。那个女人突然转过脸来，往楚洛的方向看过来。

女人五官精致，眉眼张扬，有着极具侵略性的美，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表情。她看着楚洛，遥遥对楚洛笑着，似耀武扬威：“是我和陆琛结婚，不是你。”

楚洛想要尖叫，想要冲上台去，却发现自己定在原地，发不出声，动弹不得。她一边流着泪，一边在心里拼命喊陆琛的名字，陆琛却看也不看她。

胸腔里的一颗心似被人攥住，越收越紧，她几乎无法呼吸。



楚洛猛然惊醒过来。

房间里的空调似乎坏了，持续不断地发出噪音，心烦意乱之下，房间内更显闷热。楚洛扯了扯贴在身上已经汗湿的衣服，索性从床上爬起来，将窗户打开。

这是间小旅馆，设备老旧、装修过时，窗户都被钉住的木条挡住了，只能推开一条缝。

楚洛靠在窗前，瞥一眼墙上的挂钟，半夜三点。

一丝凉风吹进来，缓解了些许燥热。

其实她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再梦到过陆琛。有时闭上眼睛，她发现自己甚至想不起他的脸。

说来奇怪，圈子来来回回就这么大，可这些年来，她居然和陆琛再没见过面。

楚洛拧开一瓶矿泉水，灌下一大口，然后又伸手拿起搁在床头的手机。

信箱里被同一个人发来的信息塞满。

是陆之珣，陆琛同父异母的弟弟。

她上一次见到陆之珣时，他还在国外念小学。那时她和陆琛在高中早恋，偶尔这个小朋友回来，成天追在她屁股后边转悠。后来陆琛与他父亲闹翻，楚洛便再没见过他的这个弟弟了。

只是前几日，陆之珣居然找到她跟前来，千言万语只为求她一件事。也是这时，楚洛才知道，原来今时今日的陆琛，居然将整个陆家逼到绝路，行将破产。

陆之珣来求的事情却也荒唐，他居然要楚洛帮忙去求情，向陆琛求情。

楚洛觉得好笑，不过也笑不大出来，她只是平静道：“陆琛的妻子并不是我，你该去求苏曼青。”

陆之珣摇头：“他早就和苏曼青离婚了。”

多荒唐的回答，哪怕是前妻，也该比她这个前女友更亲近。

楚洛说：“你不该来找我。”

其实她已经有些记不起来，自己到底和陆琛分手多久了。四年？五年？或是更久？她已经记不大清了。

陆之珣却固执得不像话：“糖糖姐，我求你，只求你去他面前说一句话，无论

是什么结果。”

楚洛生来是天之骄女，纵然并非骄矜的人，却也从未向任何人低过头，遑论低声下气向人求情，更何况这对象还是陆琛。

楚洛拒绝得干脆利落，陆之珣却不死心，一连数天信息轰炸，她也只当看不见。直到苏曼青来找她。

因为工作关系，楚洛和栏目组已经在一个边陲小镇窝了快一个星期。

这里经济不太发达，镇上连旅店都没有，栏目组十来个人都住在县城的酒店里，每天来回奔波。

当地司机李师傅倒是笑：“虽然麻烦了点，但走一趟还不到一小时，比你们在北京时上下班快吧？”

众人连连称是。

这天晚上，栏目组结束了一天的采访，回到酒店，前台看见一行人进来，便问：“谁是楚洛？”

楚洛从众人中走出，疲惫中带着惊讶：“我是。有什么事吗？”

“哦。”前台看她一眼，又低头翻了翻记事本，“下午的时候有个女人过来找你，说是姓苏。”

楚洛一愣，想想又问：“那她人现在在哪？”

“开了间房，在二楼呢。”前台拿起话筒，瞥一眼楚洛，“要不你在这等等？我打电话叫她下来。”

楚洛点头，转身在大厅里半旧的皮沙发上坐下来。不过几分钟，楚洛便听见“叮”的一声，电梯门打开，然后看见一个女人袅袅婷婷地走出来。

是苏曼青。

当年陆琛与楚洛分手，不过月余，便与苏曼青筹办了盛大的婚礼。

苏曼青与楚洛印象中的模样别无二致，依旧是精致的发型和一丝不苟的妆容，身上穿着得体的灰色套装，脚踏三寸高的蛇皮高跟鞋，在这样破旧的小旅馆里也熠熠生辉。

苏曼青在她对面坐下，微笑着开口：“楚小姐。”

楚洛回过神来，抬手将掉在脸侧的一缕发丝捋到耳后，平静地看着苏曼青，没有开口。

楚洛上一次见苏曼青，还是在对方婚礼前，在相熟的名品店里，楚洛去的时候正撞见她被店员簇拥着从试衣间里出来。

她穿一袭蓝色鱼尾礼服裙，身后几个店员正小心翼翼地为她捧着裙摆，店长一边帮她抚平礼服上细微的褶皱，一边笑着夸她：“陆太太你个子高，这件礼服特别衬您的身材，婚礼当天的晚宴上穿正好。”

苏曼青身边明明围了那么多的人，可不知怎么，她一眼就看见了楚洛，于是略微抬高了声音，冲着楚洛的方向扬起下巴：“楚小姐也过来试礼服？”

楚洛并非争强好胜的性格，此情此景下，也无意与前男友的新欢一较高下，只是冲对方笑一笑：“我想起还有些事，先走了。”

她不是不会争，只是连人都已拱手让出，再争其他的又有什么意思呢？

大约也是想起了往事，苏曼青突然笑起来，说：“我以为我赢了的。”

曾经的苏曼青多心高气傲，以为这世上的男人都一样。有青梅竹马相恋八年的女友又如何？说到底，陆琛和其他那些拜倒在她裙下的男人又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后来她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才发现，那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楚洛收回目光，依旧没有说话。

苏曼青看着她，慢慢说：“之珣已经来找过你了？”

楚洛这才点点头：“是。”

“那想必你已经知道陆家的境况。”

她依旧点头：“是。”

苏曼青轻笑出声：“这些年陆琛羽翼丰满，做事滴水不漏，轻而易举就将整个陆家逼到绝境。”

楚洛看她一眼，眼底有淡淡的倦色，并不说话。

“我并不是可怜陆家，是他们自作自受。”苏曼青垂着眸子，“可陆琛……他不对劲，他很不对劲。”

陆家被逼到那般地步和她有什么相干，她担心的是陆琛。他那样疯狂，让苏

曼青想起四个字：同归于尽。她轻轻吸一口气：“你知道的，他这些年过得并不好。”

楚洛神思不定，有片刻的恍惚。陆琛过得不好吗？不，她并不这样觉得。

见她不说话，苏曼青又自嘲地笑：“我说这话，你是不是觉得——”

“抱歉。”楚洛终于回过神来，出声打断她，“我能不能抽根烟？”

苏曼青眼中流露出一一点不自觉的惊讶，但仍点点头。

楚洛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来，烟名唤作沉水香，细长一支，金色滤嘴下是细细一圈采香图，轻轻吸一口，肺腑里都是沉香叶的味道。

其实她不大抽烟，只是常熬夜加班，咖啡无用后，便用烟草来代替。不过无论如何，她都不再是从前那个楚洛了。

五年前，十年前，自己是什么模样？隔了太久，她记不大清，但模糊印象里还是那个娇嗔乖顺的人。

苏曼青已将那一点惊讶压下，看着她：“能给我一根吗？”

楚洛将烟盒递给她。

楚洛神思清明了几分，弹了弹烟灰，看着苏曼青，直截了当地发问：“你今天来，想要什么？”

苏曼青点了烟，吸一口，轻轻吐出一团烟雾，然后开口：“请你去劝劝陆琛。”和陆之珣的要求一模一样。

劝他冷静也好，劝他收手也罢，只是去劝一劝他，只是去见他一面。

“请我去？”楚洛笑起来。

今时今日的她，既已与陆琛再无干系，那么也与陆家毫无关系。那她又该以何种身份出现在陆琛面前呢？

苏曼青轻轻一咬牙，微锁的眉头旋即又展开：“是你。”承认这样的事实其实极为难堪，可苏曼青还是逼自己说下去，“如果他还愿意听谁说一说话，大概就只剩你了。”

楚洛想象不到，像苏曼青这样骄傲的人，有一天自己居然能从她口中听见这样的话。

她抬头看苏曼青，正对上一双寂寥的眼。也说不清是因为什么，就在这一刻，

楚洛居然觉得，这曾经的情敌，和自己有几分像。

“我不可能去见他的。”这辈子都不可能。

苏曼青嗓音沙哑：“楚小姐，求求你。”

楚洛将手中的烟摁灭，站起身来：“没得谈。”她已行至电梯处，身后的女人又突然叫住她。

苏曼青突兀地笑起来，大概是真的不甘心：“结婚两年后他就逼我离婚，把我赶出公司董事会，之后他再没见过我……他这样大费周章，就是为了不再和我有半点关系。”

“我以为他一定会来找你。可是他没有……他居然没有。”

“和他结婚三年，我从没明白过他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有时我会后悔，也许当初我真的不该介入你和他之间。”

楚洛终于笑了，她笑的时候左颊会浮起一个小小的梨涡，连嘲弄看起来都似温柔的：“苏小姐，你为什么会觉得，在这件事上，主动权属于你？”

陆琛与苏曼青之所以结婚，不是因为她想，而是因为他想。

楚洛再明白不过，当初的陆琛为何要和苏曼青结婚。陆琛这个人呀，他想要做的事情，从没有做不到的。

苏曼青却恍若未闻：“楚洛，你知不知道，有时候我不知道是该恨你还是恨他。”

“恨我？”楚洛轻哂。

“是，恨你。”苏曼青坦然承认，姿态仍带着楚洛初识她时的骄矜，“你知道吗，从前这世上的东西，只要我想，从没有得不到的。”

自己可曾有过得不到的东西？苏曼青以为是没有的。直到遇上那个男人，她耗尽心神，却始终无法靠近他分毫。她被囚在爱而不得的陷阱中，日复一日。

楚洛看着苏曼青，这个女人好似刚强，其实还是脆弱的。

这一夜，楚洛依旧睡得极不安稳。也许是因为近来心绪难安，故人再次入梦来。同样的夜晚，她却以清醒者的姿态，旁观了自己的整场梦境。

那年她才十五岁，还满身的孩子气。

陆琛高她两级，却被她哥拜托来日日护送她回家。其实她对他觊觎已久。

两人也算是青梅竹马，陆琛从小同爷爷一起生活，同楚洛的爷爷是邻居，她每个周末去爷爷家吃饭都能撞见他，有意或无意。

陆琛是楚洛所钟爱的那一型，皮肤很白，但因为轮廓深，并不显得女气，反而十分俊朗。

他个高、清瘦、寡言、自持。

而且，陆大帅哥的脑子同样好使，他可是资产阶级大学霸呢。

明明连话都没说过几句，楚洛却不自觉倾心于他，内心蠢蠢欲动想要靠近他。

只是她羞于承认自己的肤浅，一直不敢行动，等到亲耳听见陆琛毫不留情地拒绝告白的女孩，她更是萌生退意，见到他都恨不得绕道走，唯恐被他看出自己的小心思。

直到哥哥出国交换，拜托他来接送她上学放学。估计哥哥觉得，陆琛这人看着清清冷冷，大概不会对自己如花似玉的妹妹产生非分之想。

呵呵，有非分之想的，另有其人。

有了名正言顺的亲近机会，楚洛雀跃起来。

渐渐地，她发现陆琛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冷淡。有次她早上没吃饭，肚子咕咕叫，被他发现，他便将自己的早餐让给她。再往后，他每天都会多带一份早餐。

有时看她早上吃得少，课间他也会去买饼干送过来，让她填一填肚子。

再后来，她没藏好的数学试卷被陆琛发现，于是他又开始给她讲题。

楚洛私底下问发小宁绪：“如果你们男生帮一个女生带早餐、讲题，那是不是有点喜欢她？”

宁绪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男人能让你产生这样的疑问，那么他多半是不喜欢你的。”

楚洛沮丧地想，对哦，宁绪说得好有道理。

当然，那时她并不知道自己的心事写在脸上，对方只是故意使绊子。

有一次午休时，她去陆琛的班级找他给自己讲题。正值世界杯期间，也许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熬夜看球，就在楚洛低头做题的间隙，陆琛竟然撑着额头睡着了。

等她抬起头来，她便看见他闭着眼睛。她的目光顺着他的鼻梁、嘴唇、下颌一一扫过，最后停在他的喉结上。

教室里只有他们两个，陆琛背对着窗，午间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照在他的头发上，细细一条金线，亮得耀眼。

也许是为美色所感，也许是一时冲动，还没等楚洛反应过来，她的身体已经先于大脑一步，凑过去吻上了他的嘴唇，唇齿间是淡淡的薄荷气味，还有来自年轻男孩的陌生气息。

不过浅尝辄止的一个吻，她的一颗心却紧张得几欲跳出胸腔。

陆琛已经睁开了眼睛。

她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几乎要落荒而逃。

陆琛看着她脸上可疑的红晕，伸出一只手，按住她面前的习题册，沉声道：“刚才那道题做完了吗？”

习题册上空白一片，她好似一个采花贼，刚才只顾着偷香窃玉。

楚洛脸上发热，在他的注视下手心沁出汗来。

沉默几秒后，她突然将面前的习题册一推，站起来转身就跑。

陆琛人高腿长，还没到门口就追上了楚洛，将她困在墙与双臂之间。

“你干吗？”陆琛看着她，平静地发问。

楚洛眼眶发热，心里的委屈一点点发酵：他刚才一定发现了。

她早忘了堂姐江蕙再三提醒过的“女生千万不能先表白”的话，当即便横下心来：“是，我喜欢你。你觉得我怎么样？”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你不要拒绝我……如果不喜欢，我数五下，你不说话我就知道了。”

她不敢抬头，慢吞吞地数数：“五、四、三、二、一。”

她数到最后，面前的人仍一言不发。

楚洛觉得灰心，但又在意料之中。陆琛这种人，看起来并不会对任何人动心。她心想：完了完了，这下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更别说让他帮自己补习功课了。

第一次表白就被拒绝，楚洛眼中泪意涌动，眼看就要忍不住。

“抬头。”头顶传来清清冷冷的男声，她没注意到，那声音里还蕴含了一丝笑意。

她将头埋得更低，陆琛无法，只得伸手托了托她的下巴。撞进眼中的是一张哭得跟花猫似的脸，陆琛没绷住表情，笑了。

他伸手帮她擦擦眼泪，沉声问：“我有那么可怕？喜欢我用得着哭成这样？”

她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被偷亲的人是我，你还哭？”陆琛笑起来。他大多时候都板着脸，很少笑，见他这样一笑，楚洛觉得，他以后应该多笑笑。

“女孩子不要主动告白，知道吗？”没等楚洛反应过来，他的声音又温柔起来，“是我喜欢你。”

顿了几秒，陆琛继续道：“我也数五下，你不说话，我就当作你同意了。”他似乎胸有成竹，将数字数得极慢。

楚洛咬唇，等不到他数完，便又低下头去。

陆琛轻笑，抬起她的下巴，低头吻下去，继续她先前未完成的事情。

梦境却在这一刻戛然而止。

楚洛睁开眼睛，窗帘半拉，依稀有月光照进房间，对面墙上的挂钟时针正好指向三点。

楚洛翻了几次身，再也睡不着，索性从床上爬起来，整理白天的采访稿。她刚上线，男友蒋繁便发了消息过来：怎么还没睡？

她想一想，敲了几个字回去：失眠。你还在加班？

蒋繁是非诉律师，常年连轴转，休息时间视项目周期而定。

蒋繁：刚回酒店，马上就睡。

过了几秒，蒋繁又发了一条信息过来：视频？让我看看你。

楚洛：这边网络差。

蒋繁又问她：什么时候回北京？我周末就回去了。

楚洛没回复。

蒋繁又发了几条消息过来，等了一会儿，见没回应，又叮嘱她早点休息。

楚洛心不在焉，在网上找资料。

她脑袋昏沉，盯着搜索框，随手打出两个字来，正要敲下 **Enter** 键，却猛然



反应过来。

楚洛微一探身，在床头摸到自己的烟盒，抽出一根来点上。她深吸一口烟，找回点精神头，又轻敲了两下退格键，将搜索框内的那两个字删除。

长夜漫漫，埋葬许久的记忆再度复苏。无关其他，也许只是因为寂寞，她才想起旧人前事。

第二天一早，栏目组照例赶往平宁镇。

这里是劳力输出大省，年轻点的无论男女都出去打工了，留在本地的几乎全是老人和儿童。

前几年平宁镇上建了一所学校，冠的是国内大企业的名，为当地留守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全寄宿制管理，极大改善了当地未成年犯罪的状况。

这种模式被迅速推广到邻近几个县市，栏目组此行前来，便是要做专题报道。到了学校，五年级的孩子们正在上语文课，黑板上是工整的粉笔字：《泊船瓜洲》。

老王站在外面瞅了一会儿，然后笑了：“哟，好久没见到写板书的老师了。”

学校负责人也跟着笑：“经费限制，有些设备价格太高，钱要花在刀刃上。”

“板书挺好，像我儿子学校，老师上课就知道放幻灯片，也不知道讲的什么。”

楚洛在旁边安静地听着，没说话。

接下来，一行人又去最上两层的办公区，楚洛顿住脚步，说：“王主任，我去楼下透透气。”

老王听见，立刻转过身来，大为紧张：“小楚呀，哪里不舒服？要不让司机先送你回酒店休息？”

“没事。”楚洛笑了笑，“脑子有点昏，我下去转一圈。”

老王点点头，但还是不放心，又指了指摄像师，说：“小何，你陪着点。”

小何到底年纪轻，刚进台里不到两个月，虽然嘴里应着，但还是没忍住笑。等下了楼，小何才开口问：“小洛姐，老王是不是欠你很多钱？”

他们台里的关系户多如牛毛，而传闻中楚洛更是S级VIP，背景雄厚，何止老王，